

1984 年的糖粑

□ 吴平 (安徽合肥, 保卫科职员)



那天下班, 大牛给我发来信息: 卖糖粑的李奶奶走了, 享年 96 岁。拿着手机伫立在乍暖还寒的 4 月街头, 一阵恍惚, 有风吹来, 我仿佛又闻到了那久违的麦芽糖香。

那是 1984 年, 我和大牛在高河中心小学读三年级。每天上学放学, 总会看见李奶奶挎着一只小竹篮, 在校门口卖糖粑。

糯白的麦芽糖粑铜钱大小, 软软胖胖, 被浅浅的一层生面粉包裹着, 透着一股诱人的甜香。糖粑一分钱一个。但那个时候的乡村小学, 有钱买零食的孩子不多, 我和大牛家境一般, 只能和大多数同学一样, 围在李奶奶身边看热闹, 一脸羡慕地望着某个同学买了糖粑得意地离去。

后来的一天, 大牛放学的时候悄悄找

到我, 递给我一个糖粑。

以后的几天, 大牛每天放学都会给我一个糖粑吃。大牛的爸妈在砖厂干苦力活, 哥姐都在读初中, 他是没有钱天天买糖粑的。我怀疑大牛在家偷钱, 大牛死活不承认, 最后竟带我去李奶奶的糖粑摊前让我“沉浸式体验”了一回“买”糖粑的过程。原来, 李奶奶每次收到一分两分的纸币后都会直接把它放在竹篮里的一个红布上, 大牛就在其他同学紧紧围住李奶奶的时候, 趁她不注意, 用手指悄悄捏住一张纸币揉进自己的手心, 然后钻出人群, 片刻后, 再蹲回李奶奶旁边, 若无其事地递过皱巴巴的纸钱, 说, 买个糖粑。

我最终被大牛的糖粑俘虏, 替他守住

了这个秘密。大概半个月后吧, 大牛突然不再给我糖粑吃了, 我偷偷观察了他好几天, 也没看见他自己吃过糖粑。

大牛初中毕业后就跟亲戚去了北京学做装潢, 30 岁时自己试着包点小工程开始单干, 生意越做越好。每次回家过年, 大牛都不忘买些礼物去看望李奶奶。

昨晚大牛和我视频, 又聊起了 1984 年的糖粑。他说, 最后一次在李奶奶的竹篮里偷纸币时被李奶奶发现, 奇怪的是, 老人家只是把篮子往怀里收了收, 笑着望着他, 什么话都没有说。

大牛哭着告诉我, 李奶奶那天望他的眼神那么纯净那么慈祥, 像一支轻柔的鞭子, 生生地抽打了他这么多年。

禁烟志愿者, 当得有点累

□ 陈慈林 (浙江杭州, 国企干部)



陪朋友走进单位对面一家餐馆用餐, 服务员笑脸相迎: “欢迎光临。今天大堂可没人吸烟”。朋友一头雾水: “他们店里有没有人吸烟, 关你什么事?”

我笑着解释, 我以杭州市“禁(控)烟监督员”身份, 在这家餐馆管过几次“闲事”, 服务员已把我当作“老朋友”, 故有此说。

杭州禁控烟条例早已发布, 除特设的吸烟室外, 其他场所禁止吸烟。可一些人吸烟成瘾, 我们禁控烟志愿者经常会碰到许多阻力和困扰。

一次办公室开会, 顶头上司掏出烟盒, 发与会者人手一支, 然后习惯性地点燃, 边吞云吐雾边布置任务。我一时没忍住,

掏出“禁(控)烟监督员”, 指着背面“禁烟区域”对他说: “对不起, 会议室规定不能吸烟……”领导怔住了, 像看陌生人一样呆看我十多秒, 然后呵呵干笑几声, 按灭烟头。其他同事也斜着眼睛看着我, 相继熄灭烟头, 场面颇为尴尬。

领导有风度, 也有气度, 餐馆老板可没那么好说话了。当我要求他在大堂醒目位置张贴“禁止吸烟”标识, 并杜绝食客在店内吸烟时, 起初他根本不屑一顾: “开店十几年, 从没有得罪顾客影响生意的道理。”他知道我只能劝导、不能处罚, 根本没把我宣传的条例当回事。没想到我做事爱较真, 一次二次劝导碰壁无效, 第三

次我当着老板的面直接打了投诉电话,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很快派员赶到现场。鉴于店家对监督员多次劝导置若罔闻, 罚款 300 元, 并限令立即整改。老板只得辟出两间包厢作为“可吸烟餐厅”, 在大堂设置了“禁止吸烟”的标识。

相比较我的尴尬, 朋友朱先生的遭遇更令人愤慨, 他佩监督员证在某写字楼劝阻一名在电梯里吸烟的青年时, 竟被其打伤鼻梁, 住进了医院。打人者最终被公安机关处以治安拘留 10 天、赔偿全部医药费。朱先生对我说, 这个志愿者虽然当得有点累, 但能让市民形成禁控烟共识, 再累再难也应坚持下去。